

小說

清代杭州殺父之奇案

(續昨)

於是世家爭來論婚。佟愛越生令其自擇。久之卒無蓄意者。惟習見絹絹真父小孔。愛其才華清麗。情辭懇摯。然未知其貌若何。故愛情終無所寄焉。是年八月。杭城大疫死踵相接。盛亦染焉。遂辭佟而歸。眷疴家中。越生親送之返。

娟娟小聞信而至。二人遂相遇焉。娟娟雖亂頭粗服。不暇修飾。而豐姿嫋嫋。其美自不可掩。越生夙愛其才。今復覩其貌。遂嘆天下女子無復出絹絹右者。旗城去盛家十里。越生日必往返問鄉疾。其意在絹絹也。疫傳染症也。佟戒越生母往而終不聽。未幾盛病愈。而越生疾又作矣。滿洲入關。賤視漢人。事事不以平等相待。尤嚴禁通婚。

乾隆初。蔣心餘以少年及弟。曾在鄂西林相國座中。詠黃鶯兒偷花一律。壓倒元白。都下遂以黃鶯探花

大漢公報雜錄

中華民國八年

言情。或吟風而弄月。影琢羅極。精工而空言無裨實用。乃煮豆燃箕之句。曹子建藉以保身。予章骷髏之辭。杜子美因而愈痛。又烏得謂詩人無用。等於匏瓜之空繫也哉。

誄文



詩



界

(梁塵瑞)

云埠達權支部。乃我洪門穩健之支社。本與妖報風馬牛不相及。何乃托名于云埠老彭。竟爲此戲嘲之語。爾欲掉筆鋒以舌戰乎。抑或以此爲尋畔之開案也。我同人濡筆以待。久矣。如欲開案。請再擬一詞。吾先爲一誄文。以弔爾矣。

維某年某月某日新亡。報富沒之辰。我同人謹以誄文弔之。其詞曰。妖報黨人罪惡彌天。黨奴受苦涕淚連連。黨孫黨仔。寢食不寧。專好扒錢。多方愚弄。然壑難填。聞加政府。封在目前。

萬無聯姻之理。白恨不爲漢人。復恨絹絹不爲滿洲人。反側思之。不能自釋。飲食遂以口減。而病莫能興。佟不知其故。謂往返盛家。復恨絹絹不爲滿洲人。反側思之。不能自釋。飲食遂以口減。而病莫能興。佟不知其故。謂往返盛家。

越牛醉心絹絹之才與貌。知格於律。萬無聯姻之理。白恨不爲漢人。復恨絹絹不爲滿洲人。反側思之。不能自釋。飲食遂以口減。而病莫能興。佟不知其故。謂往返盛家。

呼妓侑酒。筵散後。該妓出。團扇求蔣題詩。言時。不覺雙淚俱

下。蔣訝之。問其故。妓曰。去年

哀簡齋太史。因借不遂。以詩奚落

。使儂聲價頓減。今特求探花郎。

。遂執筆題一詩於扇上。詩云。黃

鶯小小探花來。揀得薔薇帶雨開。

。爲儂吐氣。一洗數年懊惱。蔣領之

。到金鈴枝上挂。一鳴飛轉入蓬萊。

。題罷。妓喜而拜謝曰。一首詩。

。抵得十萬金鈴矣。

參曰。文人之筆。其失運也。

。不值錢。其得運也。雖十萬橫磨

。○三千毛瑟。猶覺瞠乎若後。以

。故陳琳一檄。可愈曹瞞頭風。寶

王一檄。足慰武后淫魄。他如興

洗心。漢室移書。領表蠻會。讀

之而輸誠悔罪。何。非文字爲之

。收效乎。然此猶曰洋洋大文。可

喜可愕。故能入人心脾也。若夫

詩詞一道。數語寥寥。或觸景以

之而輸誠悔罪。何。非文字爲之

。收效乎。然此猶曰洋洋大文。可

喜可愕。故能入人心脾也。若夫